

## 燕子的家童年的夢

民國七〇年代，我正是一位愛騎單車的小學生，每逢假日便和結拜兄弟五人，迎著安南區的清風與烈日，弓著身、奮力踩著車輪，像似一隻俯衝的燕子，縮緊著雙翅，摒息而下，直到曾文溪畔而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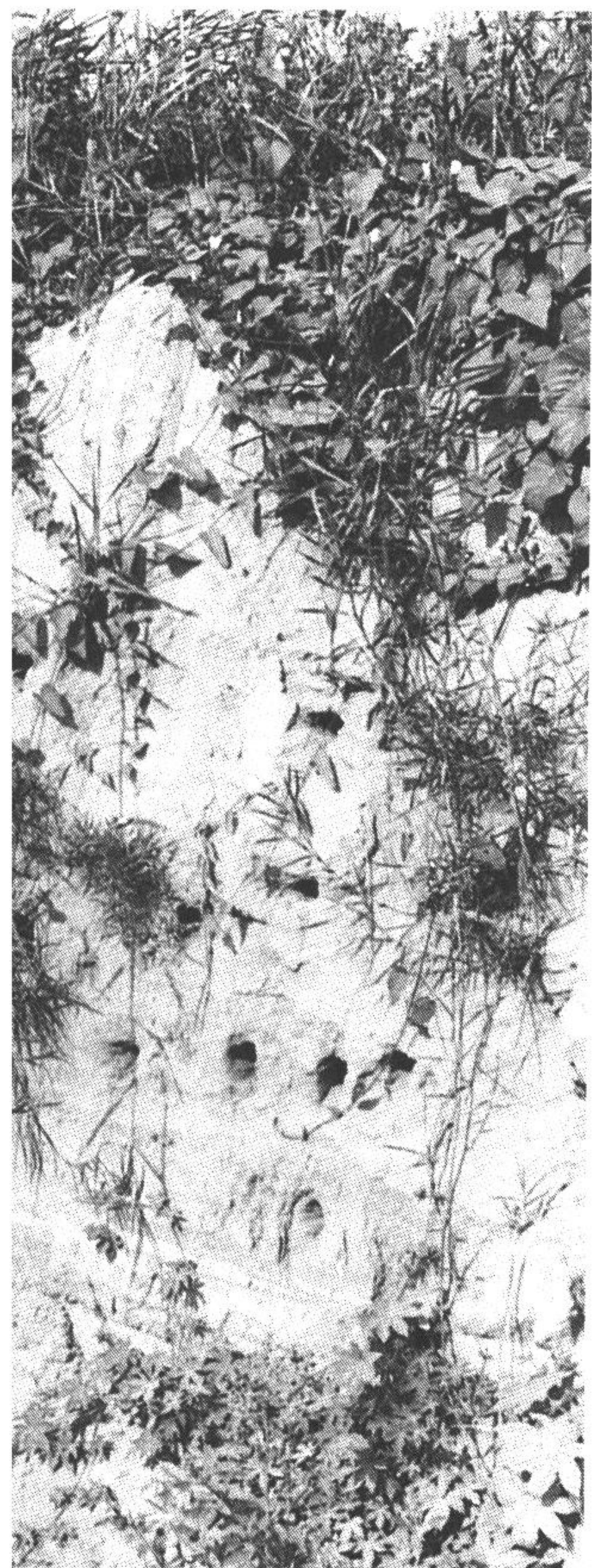
那時的溪畔，只見澹綠的水，從溪埔的邊緣，浩浩、微微的蕩到對岸。退潮時，岸壁一層一層的砂與黏土，盡露無遺，在兩層黏土的中間，有著一排排的小洞穴，遠看起來，真像是石窟的縮影。

那是燕子的家。

調皮的我們，有著傻傻的童心，總是趁著退潮時，守在洞口，想要養一隻小燕子，但是，小小的洞口，貼近眼看上去，深邃無底，沒有一個人有勇氣伸手進去，只能望著天空上盤繞的燕姿，乾過癮。

相隔二十餘年，

為了尋找曾文溪的古渡口，重回舊時地，幾近九十度的河灣處，已經



### 3

桃源尋幽憶滄桑



變了樣。三月了，這裡是溪南寮的地界，溪埔上只見蒜、瓜採收完的殘景，北風依然輕輕地颳著，幾經問路，才來到溪邊。

舊地重遊，憶起昔日溪埔阡陌相連的瓜田，綠意盎然。摘一粒，刀尖切入瓜皮，「辟」的一聲，都可以叫烈日流口水。小時候就常趁著中午時分，大

◆曾文溪埔上的燕穴，遠望點點，猶如石窟。（吳茂成攝）

人們在三合院「五間」裡乘涼睡覺，單騎偷入瓜田，摘個二、三粒，慌忙地奔到溪畔，讓綠水滌盡砂土，掄起手刀——「啪」，紅汁四溢，同伴們趕緊接過吮食，一滴清涼到心脾，將烈燄下的汗珠也融化了。

如今，這裡多了破舊的漁寮，一堆灰燼，幾罐酒瓶，十餘架的溪筏，綁在岸處，搖來搖去，不見漁夫的午後，這些溪筏暫時歇口氣，只見一兩隻調皮的魚，躍出水面來嬉戲。

燕子呢？兩岸的沙壁長滿了菅芒，不知家藏在那裡。抬頭一看，遠處的堤岸上，有些燕影。那段堤岸相當特殊，和曾文溪成九十度，像隻巨臂，要攔住來襲的滾滾洪水，伸長一、二百公尺，年紀與珊瑚潭差不多，父親節時築成，如今算來已是七十歲的老阿公了。

堤岸盡頭，長著一株大榕樹，樹枝成傘，燕子可能是看上這裡的綠蔭吧！這樣的阿公級堤岸，在麻豆總爺溪畔也有些殘蹟，堤岸下，飄散著陣陣的柚香，新式的水泥堤防剛好修建到此，過後，又是一條荒草的土隴。土隴的對岸，人煙稀少處，燕子的家又相見了，這一次，我膽大了，可惜我的手也大，也好，免得打擾了這一群。

## 神榕護鄉 驅青盲蛇

這裡一帶對我來說並不陌生，安南區的公親寮、什二佃、公塹、溪南寮、學甲、十分塹就沿著曾文溪而沉沉浮浮，並且留下許多故事，豐富了那不愛讀書的小心靈。

阿嬤的外家就在公塏，隔著公路就可看見曾文溪的堤防，舅公們說，他們姓「林」的，原本是住在西港「蚵殼港」，後來，曾文溪洪水起，「蚵殼港」沒了，「家」也毀了。因此，先民們給曾文溪取了個外號——「青盲蛇」。

說真的，這條溪在中下游常常「彎來彎去」，還只有用「蛇」才形容得貼切，只不過，那是一條讓沿岸村莊百姓流離失所的「青盲蛇」。

為了治這條「青盲蛇」，長輩們說起了什二佃「神榕」的故事。那是一大片的「森林」，株株相連，綠蔭蔽空，面積達二千餘坪，矗立在曾文溪南岸，一進林裡，有如龍軀般的樹枝，向天伸去，交錯纏繞，形成了好多「雕像」，像龍、猿、馬……不一而足，全憑觀者「怎麼想」。

那是孩子們最愛玩的地方，可以像看雲般的遐思，幻化成各種「神仙鬼怪」。後來多事者，在每株樹旁立下解說牌，如「臥龍展鬚」、「靈猿護鱗」、「天馬行空」、「蜻蜓點水」……，從此，這些「雕像」就定型了。

「神榕」是百多年前地方守護神——池府千歲指示在岸邊栽種的。故老相傳，樹底下埋有「七星燈」，據說，樹種了之後，這條「青盲蛇」——曾文溪就向西流去，不再危害地方。倒是林裡多了一條大錦蛇，小時候就曾為了一睹這條美麗的錦蛇，遲遲不肯離去。

長大之後，才知道，除了安南區之外，曾文溪南岸其他村落也有這樣的「治水」故事。



◆在曾文溪兩岸的居民心中，榕樹有著抵抗洪水的神力。（吳茂成攝）

沿著曾文溪南岸旅行，堤岸側，總是不經意的會發現，蒼蒼的老榕兀立，顯得那麼孤寂。還好，樹下常有一間小廟相陪，裡面供奉著「有應公」之類的陰神。這大概是早年水患的孤魂有靈，感得百姓拜祭吧！

據文史工作者黃文博調查，曾文溪北岸的西港鄉老榕樹，也是按慶安宮千歲爺指示，在村落間依北斗七星布局栽種，「鎮煞避邪」。而西港鄉座落曾文溪南岸的「溪埔寮」，也有兩株老榕，隔著水圳東西相望。據田間的老農相告，那是村落守護神媽祖的安排，自古以來相守著這塊溪埔田園。

不管這些老榕是否真能「鎮煞避邪」，前人總是給了子孫一處綠色的家園，樹下乘涼、玩耍、聊天……，給了我們一個無憂的童年。現代人動輒伐山林、掘土石，高樓大廈、鋼筋水泥，相形之下，是多麼的不智啊！

### 蚵殼港 陳蹟在溪底

「溪埔寮」據說就是「蚵殼港」在曾文溪洪水過後，村民重建的家園，村裡不知是否還有阿嬤親人的子孫存在。為此來到「溪埔寮」採訪，一對王姓老夫婦指著如小山丘般的新堤——「蚵殼港，就佇溪底。」老農婦好心地說著，她還轉述故老的傳說，「蚵殼港」有過土匪。

「蚵殼港」在《台灣采訪冊》裡有記載：「新浮埔溪源出卓猴山溪，北流入於曾文溪，一支西流入於蠔殼港，一支流入台界內新浮埔，出大港口，注於台江。」

《台灣采訪冊》成書於道光九、十年之間，「蠔」是「蚵」的別名，「蠔殼港」應是「蚵殼港」，在西元一八三〇年，這裡還是個港口，海坪上，大概是滿布蚵殼吧！因此得名。至於文中所提到的「新浮埔」、「大港口」，前者是道光三年（一八二三年）一場大風雨，曾文溪自菅寮改道衝入台江，砂湮土塞所形成的海埔新生地，即是現在的台南市安南區。「大港口」則是安平與四草湖間的港域。

《台灣採訪冊》曾仔細紀錄當時曾文溪紛亂不定的流向：「……台界外北一條溪，原由曾文溪透管寮出西注海，今從管寮溪尾入台界，曲出鹿耳門礁石旁，又分支斜南透出安平角大港口入海。……」曾文溪昔日是流經北岸的樣仔林、麻豆、佳里，從馬沙溝入海。道光三年（一八二三年），不知是造物者有意，還是無意，大風雨之夜，沿岸居民忙著逃命，誰也不曾注意到曾文溪往西南奔流了。

還好《台灣採訪冊》留下這段大河故事，「台界北一條溪」對照起來就是新浮埔溪，「曲出鹿耳門礁石旁」，看來她是鹿耳門溪的前身了。鹿耳門礁石十分厲害，「內港多礁石，舟未出洋遇風輒碎。」咸豐年間，劉家謀曾為此寫下一首竹枝詞：

「鹿耳門前礁石多，張帆尚未出滄波，賒來水利重添載，一夜飄流付孟婆。」——《海音詩》

想曾文溪改道氾濫時，沿岸村民，不知有多少人也是——「一夜飄流付孟婆」。前台南縣文獻委員吳新榮氏曾在這附近採集到一首童謠，童謠中有哭聲：「土馬香香，土馬香香；也有人哭子，也有人哭庭。」

## 河道無常築堤保命

曾文溪洪水十分厲害，流走人畜、沖走家園。因此，自古以來，曾文溪沿岸住民就忙於築堤、護堤，保衛家園。管寮東邊的安定，舊名直加弄，這裡曾有一座古堤岸，道光二十年

# 清朝道光時期曾文溪改道圖



吳茂成摹繪盧嘉興台南縣清朝道光時期輿圖／黃宇協繪圖





◆在曾文溪岸築堤防洪，是幾代人期盼安居樂業的理想。（吳茂成攝）

一場大風雨，「雨侵岸失，變成滄海，田不耕而俯仰無資。」後來頂下洲、直加弄、油車、渡仔頭等庄民，集資修堤，「從此水旱有備，田里無虞，堤上春風世世共之矣！」——《直加弄築岸碑記》

直加弄古岸雖能為地方帶來一時的安定，但畢竟長度有限，為著曾文溪起伏不定的性情，沿岸大多的村庄，還是敗的敗，移的移，行政區域也跟著亂成一團。

「溪南劃歸台南，溪北仍歸嘉義，間有保分在溪南而莊在溪北者，仍歸嘉義管轄，保分在溪北而莊在溪南者劃歸台南管轄。……溪北面各莊及沿海之鹽埕等處，……俱是宵小聚集之所，搶劫頻聞。……是劃界案內，仍有未能盡美盡善之

處，則與其以溪為界，仍不如計里分疆，較為妥治。」——全卜年《上劉玉坡制軍論台灣時事書》

曾文溪向來是清代台南與嘉義兩縣的天然界線，然而曾文溪彎來彎去，河川襲奪頻頻，往往一夜風雨後，找不到舊時地。同治十年（一八七一年），曾文溪再度改道，經「蚵殼港」西流到公地尾，再轉回鹿耳門礁石旁入海，形成「掘鑿曲流」地形《曾文溪與國賽港》。公地尾在今天國姓橋的北端一帶。

「蚵殼港」不知歷經了多少次風雨才潰決，一九〇四年繪製的《台灣堡圖》上還可見到「蚵殼港」地名，一條小徑涉溪而過，連著公塭仔，溪邊附近有渡船口。這一年，據盧嘉興氏研究，曾文溪自公地尾改由二股溪經國賽港入海，也就是現在七股潟湖一帶。

再隔七年之後（民國前一年），暴風雨襲擊南台灣。《南部台灣大事編年》記載——「倒地房屋無數，死傷數十人，濁水溪鐵橋沖毀，鐵路交通南北杜絕，被害甚大。」曾文溪因此再向西南改道，經十份塭、青草崙入海《曾文溪與國賽港》。「蚵殼港」或許是在這時淪於波濤，阿嬤的先祖們循著小徑渡溪避難於公塭吧！

### 十份塭遷村避水禍

避難「走大水」，對「十份塭」的居民來說，就是一部村史。「十份塭」庄先是在一九〇四年被曾文溪溪流沖毀，村民舉家遷於公地尾西南邊安居，還不到十年呢！「青盲」的曾

文溪大水又奔至，村落汪洋一片，不復見。只好再遷回原庄址的南邊，搭草寮居住。

沒想到，昭和年間，日本政府決定要好好治理這一條「青盲」河，十份塢剛好位在堤防內的河川用地內，全村人又踏上遷村路，避到堤防外邊。幾經遷村的十份塢庄民，至今還在為「安居樂業」打拚。光復後十份塢地籍資料一直未登錄，住了幾代的土地，竟成為國有，村民得向國家買回，才能安居。

「安居樂業」真是不易啊！如今走在十份塢庄內，除了庄頭靠近堤防邊一株大榕樹之外，已難見得到洪水的痕跡。站上堤防，北風強了些，溪埔上儘是農田，哪裡是「十份塢」庄的舊園，很難分別。

打開《台灣堡圖》對照，卻有兩處「十份塢」，一是靠近三股溪旁，一處是青草崙邊的「新十份塢」。舊「十份塢」與公地尾之間，有小徑隔溪相通。據說，西港刈香時，香腳陣頭一行人就從此處涉溪而過。曾文溪秋冬水淺，老一輩的人記憶所及，僅到膝蓋、大腿。

浩浩蕩蕩的香陣涉水場面，到了現在，已被國姓大橋所取代，只能眺望溪水，想像這一幅畫面。

## 府城路官匪古戰場

「西港仔」位於「蚵殼港」的北邊，向來是兵家必爭之地。康熙六十年，朱一貴攻陷全

台，清軍總兵藍廷珍，率軍夜渡西港仔，六月二十二日清晨，從菅寮棄舟登岸，大戰蘇厝甲、犁頭標，是夜「捲旗露刃，伏莽蔗中」，殺賊無數，克木柵，收府城。《續修台灣縣志》

這一戰，朱一貴敗走大目降，復遁灣裡溪（曾文溪古名）、鐵線橋、下加冬、溝尾莊，最後被下屬楊雄設計擒住，送交清軍。「鴨母王」，民間喜歡這樣子稱呼朱一貴，相傳他飼鴨，號令即行，令人稱奇。「鴨母王」敗走之路，大約是古時候府城與嘉義之間的「內路」。

《台灣府輿圖纂要》記載，從府城柴頭港土地廟西北行，過凜仔底、洲仔尾、三坎店，經看西、木柵庄、百二甲，然後抵曾文庄渡溪，再向西北行到茅港尾、下加冬，北進嘉義縣城。這是一條官販之路，也是一條戰略要道。

清代台灣道、鎮劉璈及吳光亮鑑於法軍等外患侵略，規畫全台防務應以曾文溪劃分為南路，以北到大甲溪為中路，大甲溪北到蘇澳為北路。要道上軍事要塞處處，柴頭港、木柵、曾文等皆設有汛兵。胡適父親胡鐵花也曾在此地練兵。

「光緒十八年五月十三日迄十六日：北赴灣裡街曾文溪，查閱左翼練軍左哨三、四、五隊，該處與嘉義接境，為嘉義、安平（府城）往來之通衢。點名畢，設靶於野，前無障蔽。該哨長周得啟甫發三槍，而遠近在田耕作之人，紛紛喊阻驚避。」

蓋該軍所操係後門黎意槍，出子能及二里，田野多竹，槍子遇竹，溜而旁出斜飛，亦復不近，恐誤傷人故也。卑職見此情形，遂令罷校。」

——《台灣日記與稟啟》

「汛」為清代綠營兵制名，駐防之地則稱為「汛地」。《說文通訓定聲》：「汛假借為訊，今所用汛地字，蓋譏詰往來行人處也。」此外，地方有句俗語——「木柵排到曾文。」想來是形容駐兵之盛，然而「排」與「敗」閩音相似，日後木柵與曾文也相繼「敗庄」。

這樣的戰略觀點是有歷史淵源的。曾文溪從荷據時期到日後割台抗日戰役中，猶如一條護城河，破了，則台南府城不守。一八九五年八月二十日，抗日好漢徐驤從總兵柏正材率台南軍共扼曾文溪，就留下一句絕別語：「此地不守，台灣亡矣，吾不願生還中原也。」——《瀛海偕亡記》

二十五日，日軍分三路攻茅港尾、麻豆及角秀莊，先戰溪北，後戰溪南，徐驤及義軍林崑岡等人陣亡，抗日軍退走曾文、木柵、三崁店，經柴頭港土地廟潰入台南，內路遂無守禦。《瀛海偕亡記》。柴頭港土地廟位在今天的台南市正覺寺。

### 曾文義塚 兵燹血淚

乾隆三十七年（一七六二年），台灣知縣奇寵格，曾經在廟旁修建北壇地藏菩薩廟與將軍祠，地藏菩薩廟應是正覺寺的前身，想來每逢七月，正覺寺夜夜誦念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，是有其歷史淵源《重修柴頭港福德祠碑》。北壇為寄棺之處，附近荒塚纍纍，這裡有漢人縷縷孤魂。今天奇美醫院後方柴頭溪畔附近，舊稱「田螺旋」，也曾是一處荒塚。



出此之後，到洲仔尾、三坎店，新港溪橫前。這裡有一座「蔣公堤」，乃是乾隆三十年（一七六五年），台灣府憲蔣允焄捐俸修建，七尺高，六尺寬，長五里許，上有木橋，利濟行人《蔣公堤碑記》。「蔣公堤」，曾被古人比喻為台灣的「蘇堤」，現在已不知在那裡，倒是三坎店糖廠煙囪下，曾發現一塊「蔣公堤碑記」，古渡口應該就在這附近。

三坎店的對岸就是大洲、看西庄、木柵、百二甲。這一條內路，直到二十世紀初，大致未變。百二甲多了一處「曾文義塚」。道光十二年（一八三二

◆百二甲「曾文義塚」，老榕伴忠魂長眠。  
（吳茂成攝）

◆百二甲「殉難義塚」碑，為曾文溪古戰場留下紀念。（吳茂成攝）

年），張丙圍嘉義城，都司蔡長青押軍械馳援，從府城一路出發，屯曾文溪北，不料，十月十九日，麻豆蔡恭等賊攻至，官兵返走，阻溪不得渡，蔡長青等一、二百人被殺，血染溪畔，軍火器被劫。《治台必告錄》

亂事平定後，提督王得祿等人為

同袍收拾骨骸，捐錢購地，築義塚於溪邊，並購「曾文、胡厝寮義田一段」，收租谷充作祭祀費用。這即是曾文義塚的由來。不過，戰死的忠魂，並不能常眠於此，飽受曾文溪水沖割，直到咸豐十一年（一八六一年）總兵林向榮鳩資，抄封百二甲田園一處為穴所，並購「曾文大路墘及西衛、內園義田」各二坵，才得以安眠。

「曾文大路墘」，想必是這一條「內路」的一部分吧！尋著這條「內路」，探訪百二甲的曾文義塚，村人在此建小廟塑像祭祀，旁有「殉難義塚碑」，後方一棵老榕樹，樹下就是纍纍的





墳塚。這條內路，附近農民也稱作「府城路」。「府城路」顧名思義，當是一條大道，事實上卻只是幾步寬的小路。

從百二甲往北走，出胡厝寮旁，來到社內溝前，對照《台灣堡圖》這裡應是曾文庄舊址，如今只剩一座民國四十九年建造的「曾文橋」橫亙。再往前行，越麻善公路，路旁有座土地公廟，從廟旁農路斜進，大片的蔗田一望無際。蔗田上一道日治時代的堤防，向東伸去，過了堤防，約莫數百公尺，路盡曾文溪邊。溪邊上不見舊誌所載的「曾文渡」遺蹟，只見對岸總爺糖廠的檳榔樹，高高聳立。

◆「府城路」——曾文古道，兩旁稻田翠綠，前方即是土地公廟。（吳茂成攝）



## 曾文渡口盜如牛毛

曾文渡是什麼模樣呢？

「曾文渡，人往來多徒涉，雨過溪暴漲，則以筏濟。」

曾文溪雨過難行，古人曾有詩感歎。

夜宿茅港尾，破曉聞雞啼。束裝起就道，望見曾文溪。

大雨沛然至，沿途積新泥。輿夫彳亍行，前後相提攜。

招招舟子來，邛否渡修堤。水勢翻空白，浪花濺眼驚。

舉頭望天來，日馭已沉西。蹉跎歎行役，前途何處棲。

——《台灣府輿圖纂要》

——吳士功《渡曾文溪》

道光元年（西元一八二一年），姚瑩所寫的《台北道里記》，描述渡口旁的曾文庄「民居稠密」，北邊畔著灣裏溪（今之曾文溪），有綠營兵駐紮。為府城往嘉義南北交通「內、外」路的樞紐。「外路」是當時的「濱海公路」，從「灣裏溪」西行到蕭壠、麻豆等莊，再北上到鹽水港、北港，「橫溪疊疊，左繞右縈，天設之濠塹」。

《治台必告錄》則形容曾文渡為「南北往來孔道，向來附近民人設舟濟渡」。但是，常有



匪徒出沒其間，「乘機訛詐，甚至攔河截搶。」殺害投之溪流，官府溪南捕盜，逃於溪北，「此拏彼竄，易以藏奸。」咸豐年間，劉家謀一首竹枝詞如此寫道：

「曾門溪畔少行人，草地常愁劫奪頻，何似春風香腳好，去來無恙總依神。」——《海音詩》

劉家謀詩後自註云：「近溪多匪人，渡者苦之，鄉村曰『草地』。進香北港天后者，不下數千人，謂之『香腳』，往來盜賊不敢劫，謂劫者，輒遭神譴。」三月是神明的季節，「觀音佛祖生」、「大道公祖生」、「媽祖生」皆在此時，迎媽祖熱鬧的香腳，從劉家謀所述看來，往返北港府城也是循著這條「府城路」。

◆明清之季，曾文溪岸多盜匪，直至咸豐年間才逐漸肅清。（吳茂成攝）

何以曾文溪畔多盜匪呢？劉家謀認為，曾文平原秋收後，「傭工者無以自食，多去為盜。故每歲十月後，尤重巡防。」事實上，道光之末，吏治不清也是原因之一，海峽對岸洪秀全起兵，台灣有李石、林恭之變。

曾文溪岸諸村巡防，採「清莊聯甲」，昔日胡厝寮與六分寮、謝厝寮、方厝寮、東勢寮即結成「五虎寮」聯防，由庄內總理負責辦理，合作打擊匪徒。《治台必告錄》

為了治匪，道光末年兵備道徐宗幹，「整吏治，議募兵，振士風、理屯務。」設置「曾文義渡」，確保「內路」順暢。官府督造渡船兩隻，同時發動勸捐募款，計畫購義田、設涼亭，以便行人候船休息，遮風避雨，「巡查兵役人等亦可棲止有所，從此利濟既無留難之苦，商旅亦無劫盜之虞。……事竣，妥議條規，通詳立案核定，勒在河干，以垂永遠。」《治台必告錄》

這就是曾文古渡口「義渡約」的大概。按理說，應該有塊「曾文義渡碑」存在，然而至今未被發現，可能是早已隨曾文溪水而去，葬於溪底吧！徐宗幹設義渡之後，咸豐三年六月六日，帶兵渡曾文溪，沿途剿捕曾文北路賊匪，七日，大風雨，積水數尺，但官兵不懼風雨，各莊亦皆豎義旗助剿，逮捕多名匪首正法，至此「北路賊漸窮蹙分竄。」《斯未信齋雜錄》

然而人禍之外，天災更是慘烈。同治元年（一八六二年），台嘉大地震，曾文溪附近鄉莊，頓成人間地獄。

「掘開倒屋，有母子四人同斃一床者，有父子交橫十字而死者，有兄弟牽連死於壁下者，有姊妹慘亡於屋隅者，有姑媳同登極樂世界者，有妯娌齊赴枉死城中者，有夫婦赤身裸體死於溫柔鄉者，有樂人手執鼓吹被天后宮之圓光門榨如扁魚者，有旅客壓死而無屍親可尋者，有血肉模糊難辨孰是昆仲者，有祖孫父子同遭其災者，有一家八口至靡有遺類者。……棺木一時告罄，或用草薦、或釘門扉，甚至用龍骨車之車桶以代之。……厥後餘震未過，一日數驚。……而曾文溪地盤陷入。」

——黃清淵《茅港尾紀略》

天災人禍，最令人心傷，想此種震災慘景，恐不下於「九二一大地震」，愁雲慘霧，籠罩曾文古渡口。震災後數年，同治六年正月，台灣道吳大廷，又派大軍赴曾文古渡口附近「五虎寮」剿捕匪徒，「就地正法者七人」。「五虎寮」與曾文溪交界一帶，據《治台必告錄》記載，有蘇厝甲匪首謝大籬等人盤據，「聚眾結會搶擄。」曾文古渡口匪徒被捕之後，吳大廷在自著《小西山館主人年譜》裡寫道：

「曾文溪向之劫案層出者，至今絕矣！」

### 筏仔路灣瀨設渡口

曾文溪設渡，《雅堂文集》記載始自荷據時期，相傳「有曾文者墾田於此，並設一舟濟



人。」這裡一帶開發甚早，溪北多屬鄭氏屯田之地，連雅堂曾過此到官田，踏尋昔日開發史蹟。

「莊中有老樣數株，云為荷人所植，而莊外往曾文溪之畔，亦有十數株，整列成行，似為當時路樹。」

——《雅堂文集》

「樣仔」是句土話，現代話稱為「芒果」，整列成行的芒果行道樹，換句現代用語，就是「綠



◆東勢寮，曾文溪畔石敢當。（吳茂成攝）



色隧道」。日本政府在大正十年間，所開闢的官田到六甲的公路，大概是沿著這條舊大道吧。官田有座「拔仔林車站」，縱貫鐵路從曾文溪南岸的東勢寮庄旁呼嘯越溪而來。

據說，日治明治三十二、三年間，前國民政府主席林森，尚未顯達之時，曾在台南地方法院、嘉義檢察處擔任翻譯，與林志圖交好，到過麻豆林家作客兩星期。歸鄉之日，林志圖贈百元路費，他只拿一半，坐著轎子來到拔仔林車站搭火車，告別曾文溪平原。《震瀛採訪錄》

曾文溪上的縱貫鐵道，最早是輕便型，《省通志稿》記載築於日治明治二十九年，到三十四年全線通車。東勢寮旁鐵道附近溪邊，有一座古石敢當，上刻有「阿彌陀佛」，庄裡一位七十歲

◆東勢寮古渡口，左上方即縱貫鐵路跨越曾文溪，抵隆田火車站。（吳茂成攝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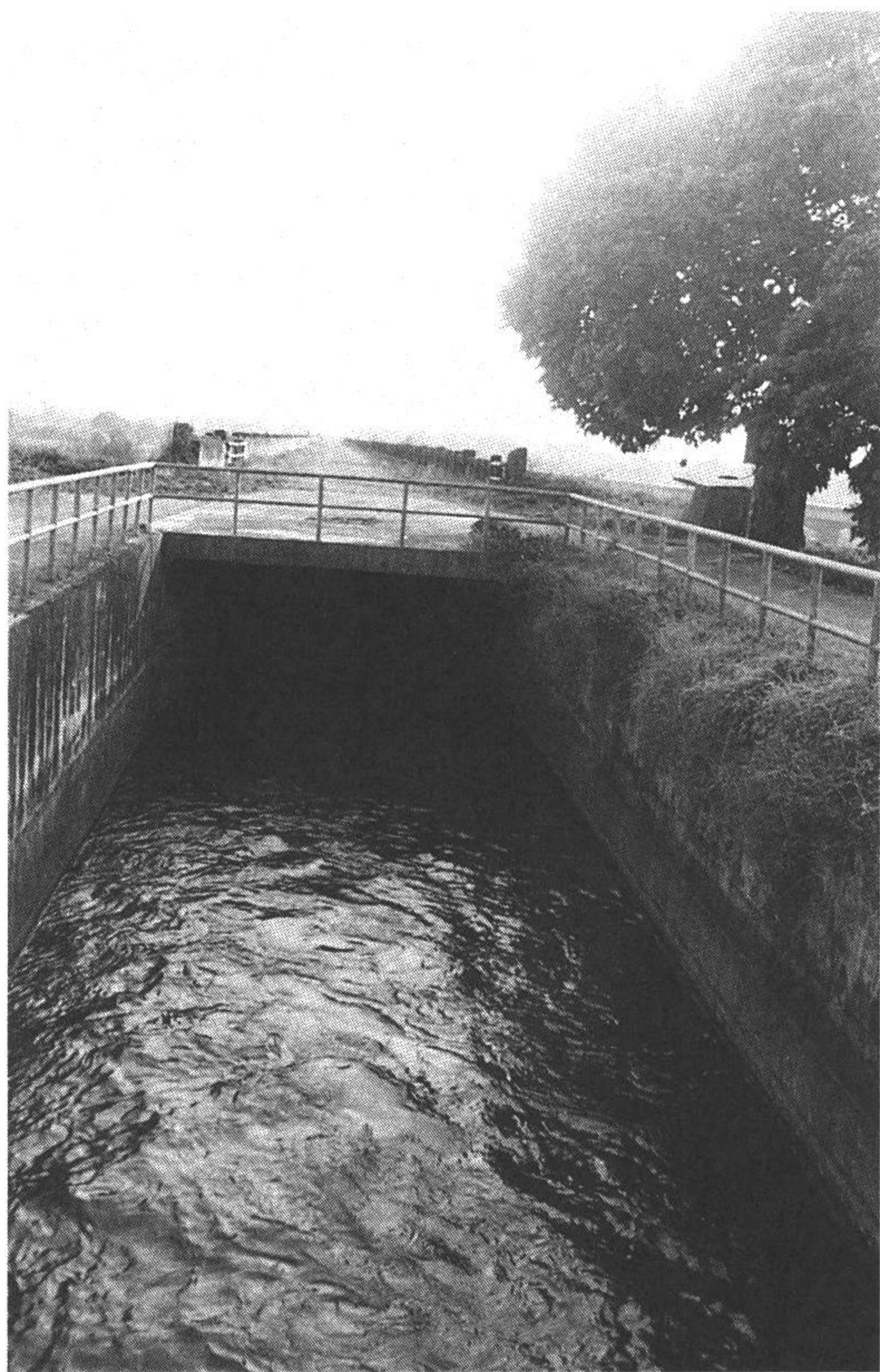
◆「水橋」，嘉南大圳南幹線圳水，從橋中滔滔而行。（吳茂成攝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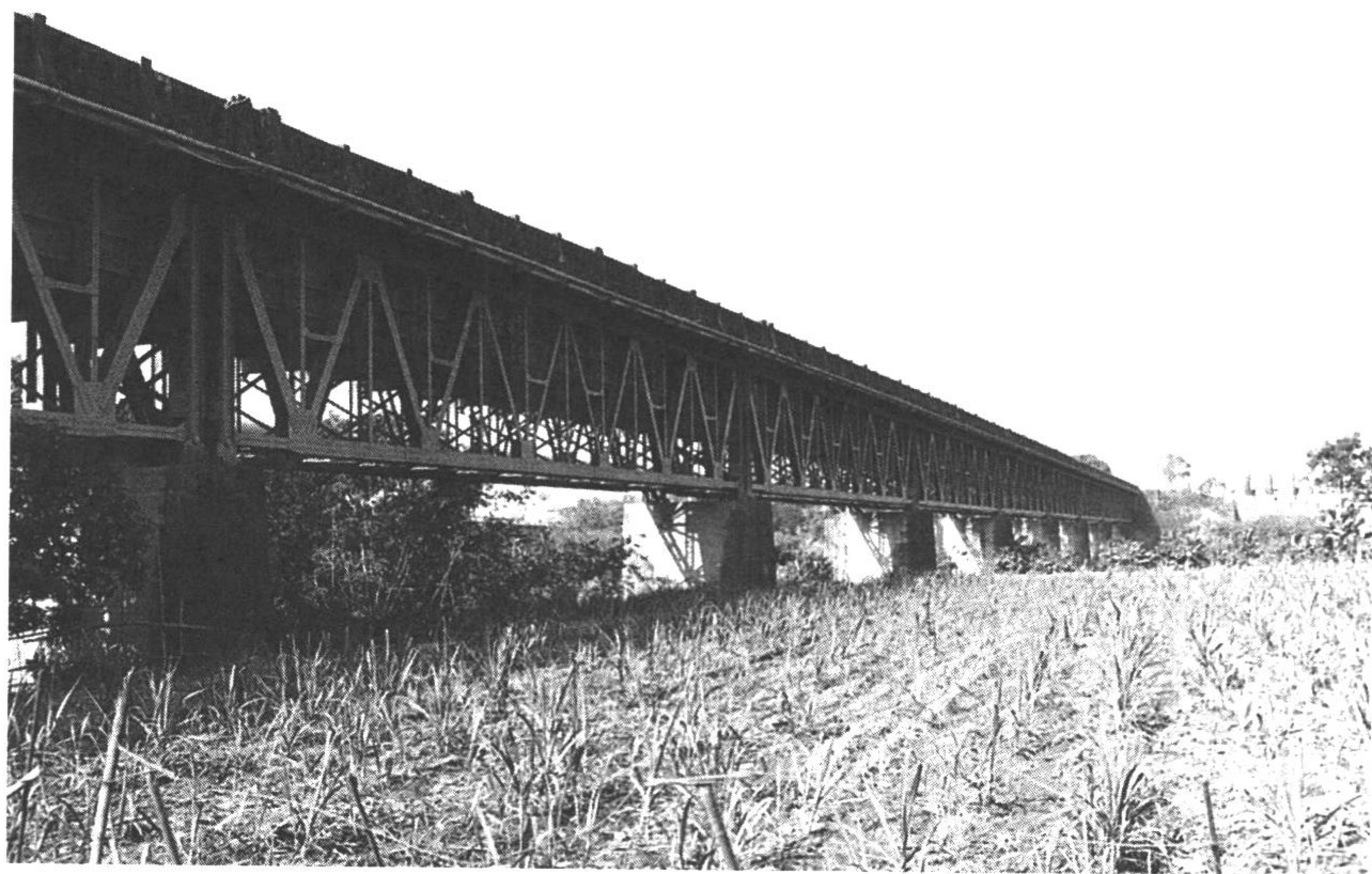
老農就稱它為「阿彌陀」。乍聽之下，還有些不解，直到他領我前去一看，才恍然大悟。

老農說靠近鐵道附近有一處渡船口，隨著老人下探蘆葦叢生的溪畔，僅發現殘破的壩頭石。這石敢當，當是治水之用。昔日，村人從此處搭竹筏，渡到對岸的「番仔渡頭」、拔仔林。

從東勢寮沿著田間小路往東行，曾文溪上還有一座「水橋」，嘉南大圳南幹線圳水從中流過。

人在橋上走，水在橋中流，相當特殊。如今這條「水橋」已停止行走，變成單純的灌溉渠道。灌溉渠道下的曾文溪水，有些烏黑、發臭，埤仔尾溪埔上一位邱姓蔗農說這水已死、





不能用，所以只好抽取地下水灌溉。

「這附近有工業區吧！」他回憶早年這條乾淨的曾文溪，冬季淺水時，小孩子就涉溪到對面新中岸邊抽「菅芒心」，補修草寮家園。搭筏還是要到東勢寮一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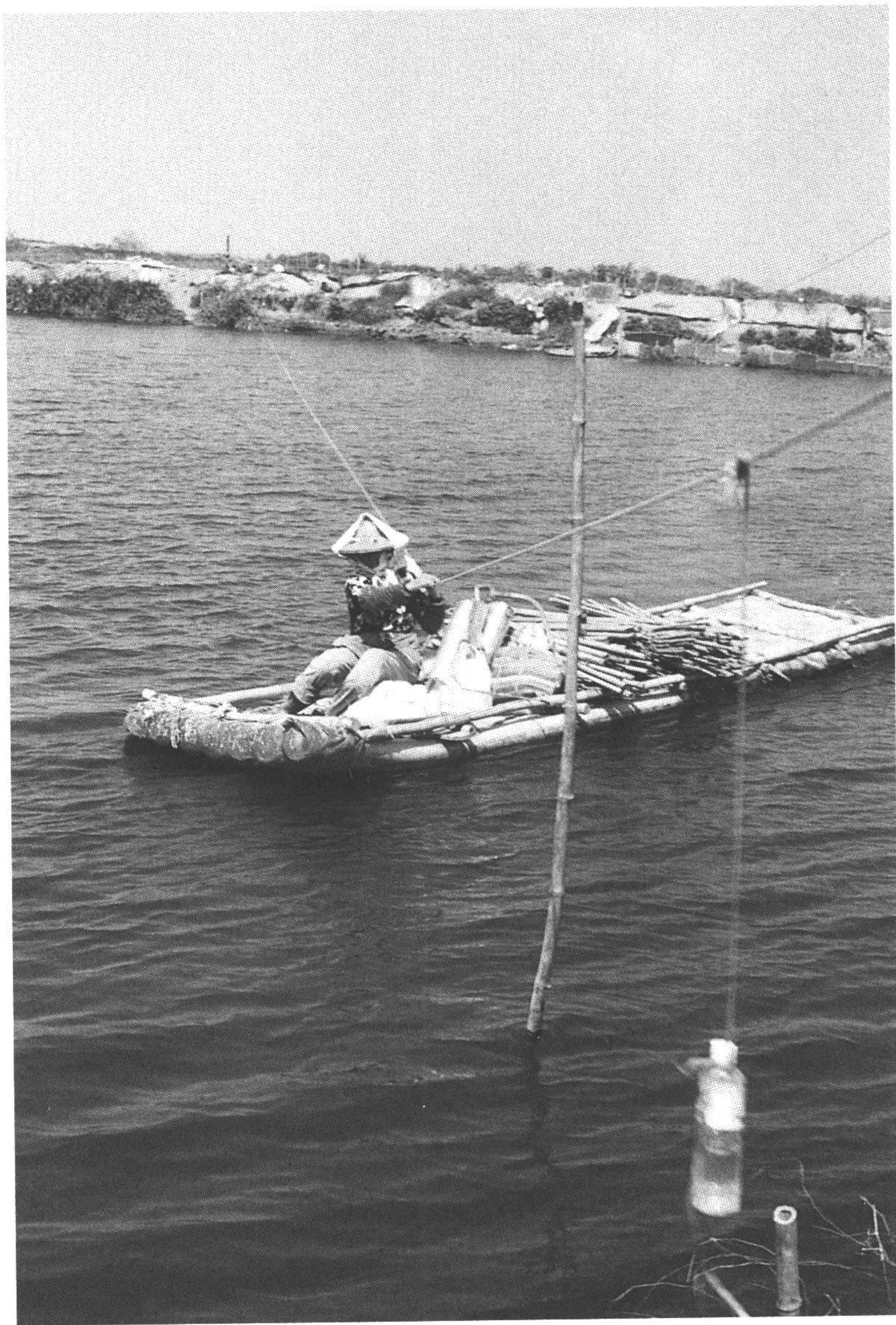
搭筏渡曾文溪的畫面，旅行中只有在曾文古渡口下方的蘇厝有所發現，這裡的農民以拉繩方式，搭著竹筏渡溪到沙洲上種瓜。

蘇厝庄舊名「蘇厝甲」，曾文溪流到此地轉個彎，庄頭與堤防十分親近，堤岸上還有老人亭、河堤公園。不遠處也有一處灣裡糖廠抽水壩頭殘跡，隱沒在曾文溪舊堤岸下的果園裡，偶有一兩隻雉雞出沒其間。田間老農相告，昔日水荒，還曾從這裡抽水，解下游土城之渴。

◆「水橋」下方以石墩、鐵架支撐。（吳茂成攝）



◆曾文溪蘇厝溪邊，尚有農民以拉繩、搭筏方式，渡溪前往沙洲上耕作。（吳茂成攝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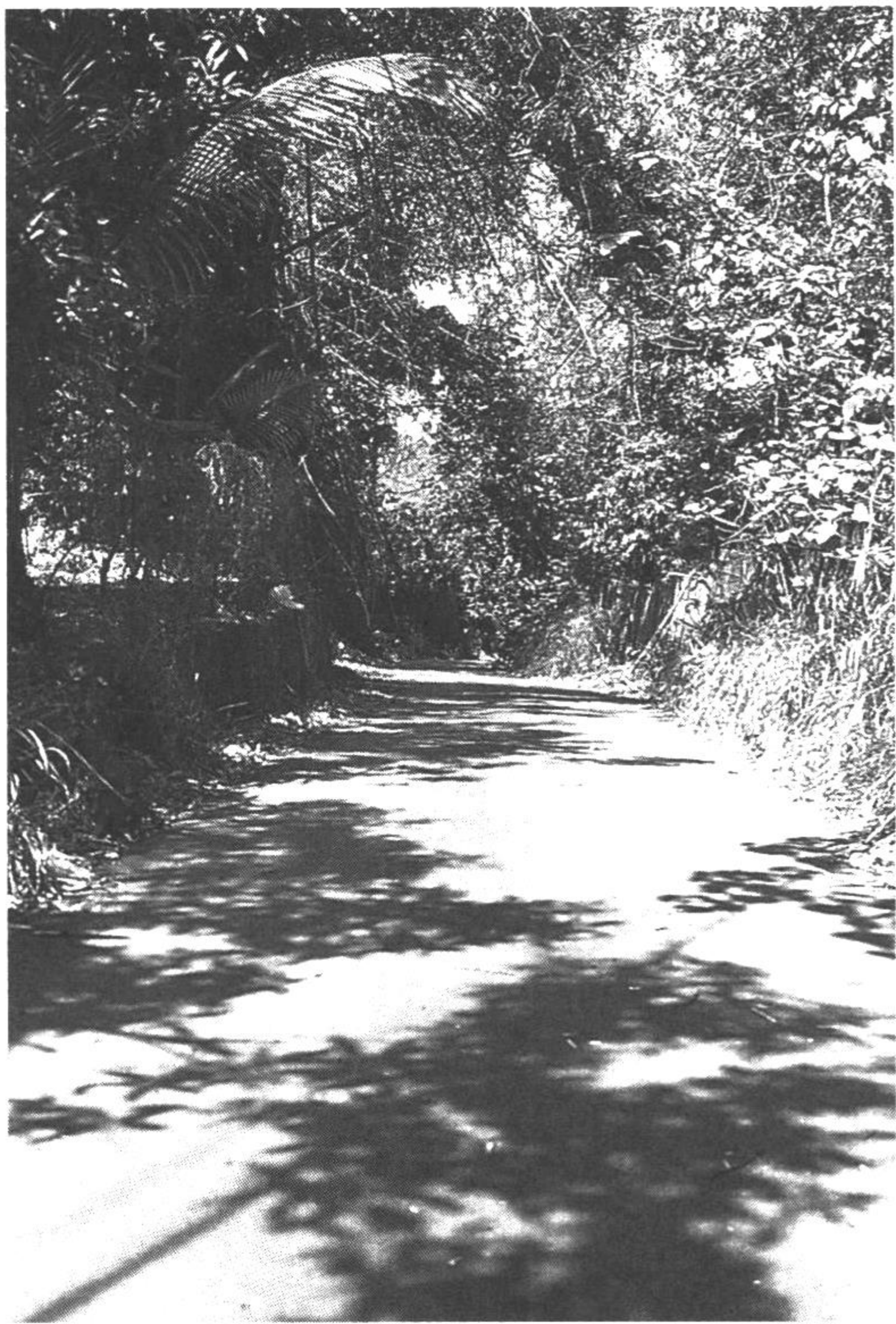
蘇厝與對岸「樣仔林」昔日有渡口，從古渡口處東望，可看見整修中的麻善大橋。當地耆老說，麻善大橋未築成之前，台南客運也是涉溪而行。當然，這應該也是在冬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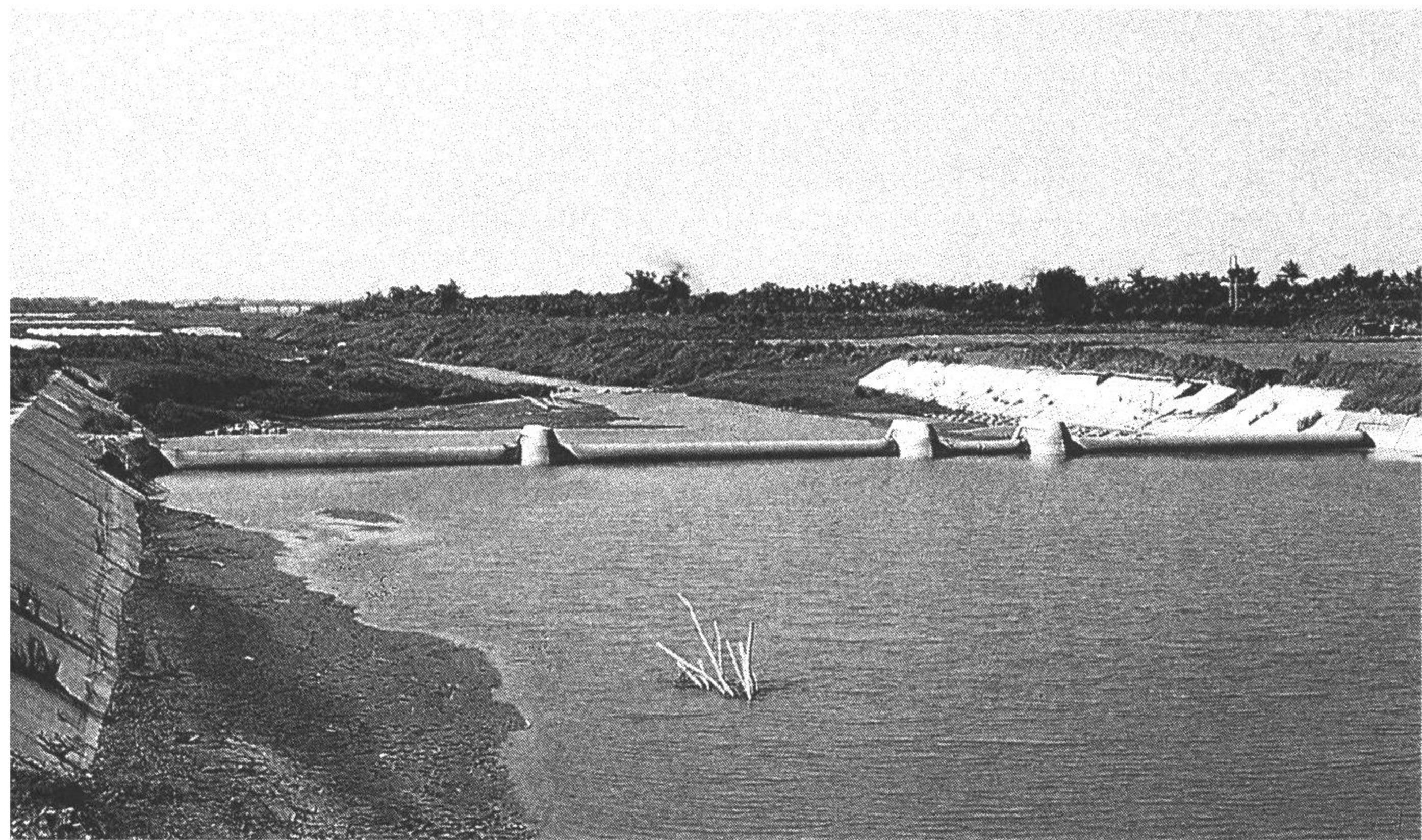
一位山仔頂（今之山上鄉）余姓村民說，他的姊姊曾當過客運車掌小姐，大約是在民國六十幾年時，車輛才改行麻善大橋。這位車掌小姐是石仔瀨楊姓人家的媳婦，與夫婿在石仔瀨與山仔頂之間設渡濟人，直到台南客運駛至，渡筏才沒落。

山仔頂渡筏之路，古名稱為「筏仔路」，路旁有山上國中、「五尖公」萬善堂，茂密的雜樹、果園夾道，森森然，渡溪之處則稱為「筏仔路頭」。

筏仔路頭附近溪埔，段丘地形逐漸明顯，果樹多了起來，與下游的瓜田成了對比。沿溪下行，有北勢洲橋渡頭；上溯，「山仔頂公園」石階峻峭，山

◆山仔頂「筏仔路」，路旁雜樹叢生，遮去夏日的熱氣。（吳茂成攝）





◆山上淨水場曾文溪上的橡皮壩，取水時充氣攔水，平時則放氣，任水流過。（吳茂成攝）

頭據說被曾文溪水割去一角；踞山臨水，山上淨水場取水口、橡皮壩橫溪。溪灣處，菜寮溪切出山丘低處，斜入曾文溪。

曾文溪從此處起轉了好幾彎，泥岩峭壁，映入水鏡。余先生說，民國五十幾年搭竹筏費用約幾塊錢，台南客運也是走這一條「筏仔路」，到對岸的「蒙正」、「內庄」、「石仔瀨」。現代文明就從「筏仔路」進入曾文溪的山林。

### 糖米之路 鄉紳致富

「石仔瀨」，水淺多砂石，水激石間，則怒成湍。旱季時，人車可行。石仔瀨、山仔頂與玉井盆地的交通，古時候就靠著曾文溪。所以，曾文

溪還是一條運輸糖、米、五穀的水路。

康熙年間《諸羅縣志》記載：

「倒風之水分三港，北為鐵線橋港，海汊往郡大路有橋，商船到此載五穀糖菁貨物……南為茅港尾港，海汊，往郡大路，有橋，商船到此載五穀糖菁貨物。……西南為麻豆港，海汊，商船到此載糖菁貨物，港水入至麻豆社邊止。……」

「麻豆之南曰灣裏溪（今日曾文溪），發源於噍吧咩（今日玉井）內山，南過五步練（以其險不可容足，故名）、大武壠二山，合卓猴山之流（今之菜寮溪）於石仔瀨（有渡），西流為加拔溪，至於新社（有渡，名番仔渡）。南合烏山頭（今之官田溪）之流，過赤山（有渡，名拔仔林渡），至於灣裏（往郡大路，有渡）；過蘇厝甲（有渡）、槎仔林（有渡）、蕭壠（社名，有渡），西出為漚汪溪（有渡，溪東為漚汪社、溪西為史椰甲社），入於海。」

「灣港（海汊，小杉板頭船到此載五穀、糖、菁貨物。港水入至木柵仔止，港口甚闊，有魚塭）、竿寮港（海汊，有渡，小杉板頭船到此渡客，並載五穀、糖、菁貨物）、直加弄港（海汊，小杉板船到此載五穀、糖、菁、貨物，港水入至安定里東保止）、西港仔港（海汊，有港，小杉板頭船到此渡客，並載五穀、糖、菁貨物，港水入至安定里西保止，港口有魚塭）、含西港（海汊，小杉板頭船到此載五穀、糖菁、貨物，港水亦至安定里西保止，港口有魚塭），含西之支分為卓加港（海汊，小杉板頭船到此載茅草，港水亦至安定里西保止，港口有魚塭。）西南為大海。」

### 3

桃源尋幽憶滄桑

《諸羅縣志》不愧是舊誌中的善本，上述史料為曾文溪的古渡頭、台江舊港、交通、經濟面貌，留下第一手紀錄。然而這些古渡頭、港口，大部分已是滄海桑田，旅行曾文溪畔，只能從荒煙蔓草中，去想像眺望。

不過，曾文溪運送糖米等貨物，卻曾風光一時。例如灣裡、總爺糖廠的外銷糖，以及玉井、石仔瀨山區物產及所需日用品，皆靠著曾文溪，架竹筏往返鹿耳門、安平、台南。清朝及日本政府並在曾文溪下游的港仔寮、公地仔抽取釐金、設置海關。直到烏山頭水庫築成，曾文溪溪水流減少，溪筏才停駛。——《曾文溪與國賽港》

溪筏雖停駛了，雨季時，七股西港等地蚵民，二、三十年前仍在上游——蚵殼潭、牛稠埔等地，標購竹林，伐竹結筏，順水流，飄飄蕩蕩到海口，作為綁蚵架之用。

「台糖」曾是台灣的金雞母。「台南地方多產沙糖，一歲之收，不下數百萬金；與樟腦在伯仲之間，其製糖場者，皆係村閭共同所築，雖陋矮不足觀，規模甚宏；……糖色皆赤黑，捆之以席，載船送於對岸香港、廈門等；精選為純白，而輸於海外。……安平、打狗港桅檣林立者，大抵為糖船。」——《台風雜記／製糖》

古時台灣蔗糖，交易也十分熱絡。「台人植蔗為糖，歲產二、三十萬，商船購之，以貿日本、呂宋諸國。……糖斤未出，客人先行定買。」——《續修台灣府志》

相傳，「石仔瀨」楊家還曾與「宵裡」張家，進行過一場「米糖」生產大賽。「台糖」

有如曾文溪流域閃閃發亮的鑽石。稻香蔗蜜，自古有名。

「武壠盤社鳳岡中，陟衍芋匏韭本豐，十里蒲崙渡瀏瀏，一犁坎項雨濛濛。瀨清走馬到蕭籬，芒仔芒分茄芡支，換得內優解鹿脯，稻香蔗蜜厭唐師。」——周芬斗《留題諸羅番社》

《赤崁筆談》記載製糖的方法始自唐朝大曆年間，一位鄒和尚將製造蔗霜法傳給一位黃姓百姓。而清代台灣製糖的古法據《東寧政事集》所載，是以石製蔗車，在糖廊裡碾出蔗汁，然後煎煮三回，過濾渣穢，等待凝結之後，再以泥土封起來，半個月換一次土，封得愈久顏色愈白，不封泥的就成了紅糖。

販糖致富的麻豆林家，曾在「山仔頂」設置好幾間糖廊，「下廊」、「雙連廊」等。這些糖廊到了日治明治三十九年，遭到明治製糖株式會社強制購併。曾文溪流域製糖技術至此，邁向現代化。

### 上水道碑文述功績

「山仔頂」開發，溯自明鄭時代，但「山仔頂」沒有高山。日治大正年間，「山仔頂」擁有現代化的自來水設備，但山仔頂沒有自來水。「山仔頂」是台南上水道水源地。台灣自來水之父——巴爾頓（William K. Burton，一八五六—一八九九）的得意門生濱野彌四郎，窮一生精力，費時十一年建成。



◆山上淨水場前庭松柏高聳，綠蔭映著拱廊，遺世獨立。（吳茂成攝）

「水道頭」，閩南語以此來稱呼自來水龍頭。「山仔頂」庄人，也是以「水道」來稱呼這座曾文溪畔的淨水場。

「水」具有清潔的功用。乾淨的水，可以淨化汙穢的生活世界。日治明治三十年三月，台南縣市鼠疫大流行，患者一百四十三人，九十七人不治死亡。環境衛生受到後來的台灣總督府民政局長後藤新平的重視。

後藤新平醫師從政，講究「疾病預防」，明治二十九年（一八九六年），日本內務省衛生局長任內，推薦英國籍的衛生工程技師巴爾頓來台，進行全台衛生工程及水源的調查。這是台灣水資源第一次流進現代化的河裡。

巴爾頓帶著濱野彌四郎，冒險沿著溪流上

溯，翻山越嶺，尋找基隆、台北、台中、台南等地水源，一路上，得隨時提防生番攻擊及瘧疾等傳染疾病。明治二十九年八月，淡水上水道工程動工。三年後的三月三十一日，台灣的第一滴自來水誕生。明治三十年四月，巴爾頓提出全台衛生工程報告書，台南被列為第三優先。《台北自來水事業處全球資訊網——總隊成果展示》

當時的台灣總督是乃木希典。日軍攻台時，乃木希典曾率第二師團，自枋寮登陸台灣，後由英國傳教士巴克禮（Barclay）迎入府城。——伊能嘉矩《台灣文化志》

他在寫給友人的信說：

「台灣施政，充滿痛苦，人民謀反，誠理所當然也。有如乞食獲得贈馬，既無法飼養，亦無以乘騎。長此以往，終將被咬被踢，若懷激怒，復成為世間笑柄，思念及此，實汗顏至極也。」

——《台灣紀行》

乃木後來以「記憶力衰退」為由，明治三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，卸下總督職務。繼任者是日本將才兒玉源太郎，他帶著後藤新平來台赴任。後藤可說是台灣衛生工程的「水道頭」。「水道」有上、下之分，以人體的飲用與排洩來論，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，「上水道」、「下水道」的分別。

在巴爾頓的衛生工程報告書裡，台南上水道工程，一開始是要挖井，取用地下水，但是，地層由細砂與黏土組成，富含有機物水質，不適合飲用。這樣的地層，可說是曾文溪平



原「看天田」的特色——保水力強，適合蓄水種水稻，但不利深耕植蔗，後來還發生農民抗爭的「深耕事件」。

因此，台南上水道改變計畫，改向曾文溪取水。明治三十一年，巴爾頓在龜山一帶探訪水源，不幸染上惡性瘧疾與赤痢。隔年在東京東大醫院病逝，享年四十三歲。日本人為了感念巴爾頓的貢獻，大正八年三月在新店溪畔水源地公館淨水場內，立下巴爾頓紀念銅像。

二次世界大戰，物質缺乏，日本政府發布金屬回收命令，這座銅像，也難逃強制徵收的命運——《台北自來水事業處全球資訊網——總隊成果展示》。台南上水道水源地前庭裡，也曾有一座濱野彌四郎的銅像。濱野的銅像可能走上其恩師同樣的命運，不知流落到哪裡。據說，這座銅像是由嘉南大圳之父——八田與一所造。但銅像銘文卻是「友人木村匡」所撰。

八田與一曾在台灣總督府衛生工程股任職技士，上司就是濱野彌四郎。兩人都是東京帝大工科畢業。於是，濱野帶著八田與一共同興建「台南上水道淨水廠」。——古川勝三，楊鴻儒譯《八田技師所遺留的》

明治四十四年，日本國會通過二百六十三萬日圓預算，大正元年動工，採用快濾法，向英國採購十四部過濾槽，為台灣首座自來水快濾設施。台南上水道淨水場，原本預計大正四年要完工，但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影響，大正六年開始供水，大正十一年才全部完工，工程費超出近一倍，達到四百三十三萬日圓。——緒方武藏《台灣大年表》

台南府城的第一滴自來水，就從這裡加壓抽到淨水場對面的一處高地，藉著重力流向山下的平原。當時台南府城有六萬三千人，淨水場計畫給水人口目標為十萬人，每日最大處理量為二〇三八八立方公尺。

「飲水思源」，曾文溪水曾是如此的清淨。「飲水思源」，民國四十年春天，台南市第一任市長卓高煊，所立的花岡石碑，如今卻倒臥在濱野彌四郎銅像基石前，斷成兩截。「飲水思源」的口號，在這裡倒地不起，與基石上的銅像銘文成了諷刺的對比。

◆山上淨水場前庭，設計人濱野彌四郎的銅像基石，基石前，首任台南市長卓高煊所立之「飲水思源」碑，斷成兩截，無人聞問。（吳茂成攝）



濱野君，千葉縣佐倉人也，資性溫雅，持身謹嚴，明治二十九年七月畢業帝國大學工科，當時台灣歸我帝國版圖未幾，衛生設備缺如，同胞之斃於瘴癘者，不遑枚舉。君奮然提少壯之軀來奉職台灣總督府，至大正八年四月辭職，其間前後二十三載，始終一貫參劃衛生施設，俾台灣衛生設備有隔世之感，其功績可謂偉矣！

中如台南水道之第計，猶君心血最為灌注之處，排萬難以期於成，閱十有一載，克竣厥功，化疫癘之地而為樂土，其努力有足多者。余之於君相識有歲，茲際立像之舉，用誌不朽，爰述數言，鐫之於銅云爾。

大正十年十一月

友人 木村匡

——《濱野彌四郎銅像銘文》

濱野彌四郎在台灣總督府擔任衛生課長，二十二年不間斷，完成恩師巴爾頓未成之志業。滴水穿石，功在不捨，要建設人間淨土，得從這裡來體會。濱野大正八年離台，大正九年珊瑚潭動工，八田與一繼濱野之後，開始台灣有史以來，最大規模的水利工程事業。

後來，八田感念上司濱野的栽培與照顧，特地在台南上水道水源地裡造一座銅像，還請人畫了一幅油畫，寄回日本。銅像銘文如前述，據說，濱野看到這幅畫，感動得流淚。——

古川勝三，楊鴻儒譯《八田技師所遺留的》

十年後，昭和六年，八田與一的銅像也在珊瑚潭水畔立起。八田則在昭和十七年赴菲律

賓作戰途中，葬身海底。

這座銅像幸運多了，只被丟棄在曾文溪番子田車站的倉庫裡。台灣光復後，嘉南農田水利會把它放回珊瑚潭畔，供人憑弔。

如今，山仔頂的淨水場內，佳木森然，紅磚建築的淨水場房，歷經兩次世界大戰，彈痕尚在；九十年之後，水氣仍未散，置身其間，清涼到心底。

登上十四部台灣最早期「急速過濾槽」的上頭一探，裡面還有細黃砂，陽光從高高的天井灑下來，拱形窗、廊道，寬敞的機房，隔著一道厚重的大木門，猶如一座水之城堡，令人一邊看一邊讚嘆。這座日治時期淨水場，直到民國六十八年新式淨水設備啟

◆台南水源地，今稱山上淨水場，日據時期紅磚建築，尚有二次大戰彈襲痕跡。（吳茂成攝）



◆ 山上淨水場房內，台灣首部快濾槽，內有細黃砂，作為淨水之用。（吳茂成攝）

用後才停轉。

### 細水長流澤被子孫

山仔頂淨水場取水口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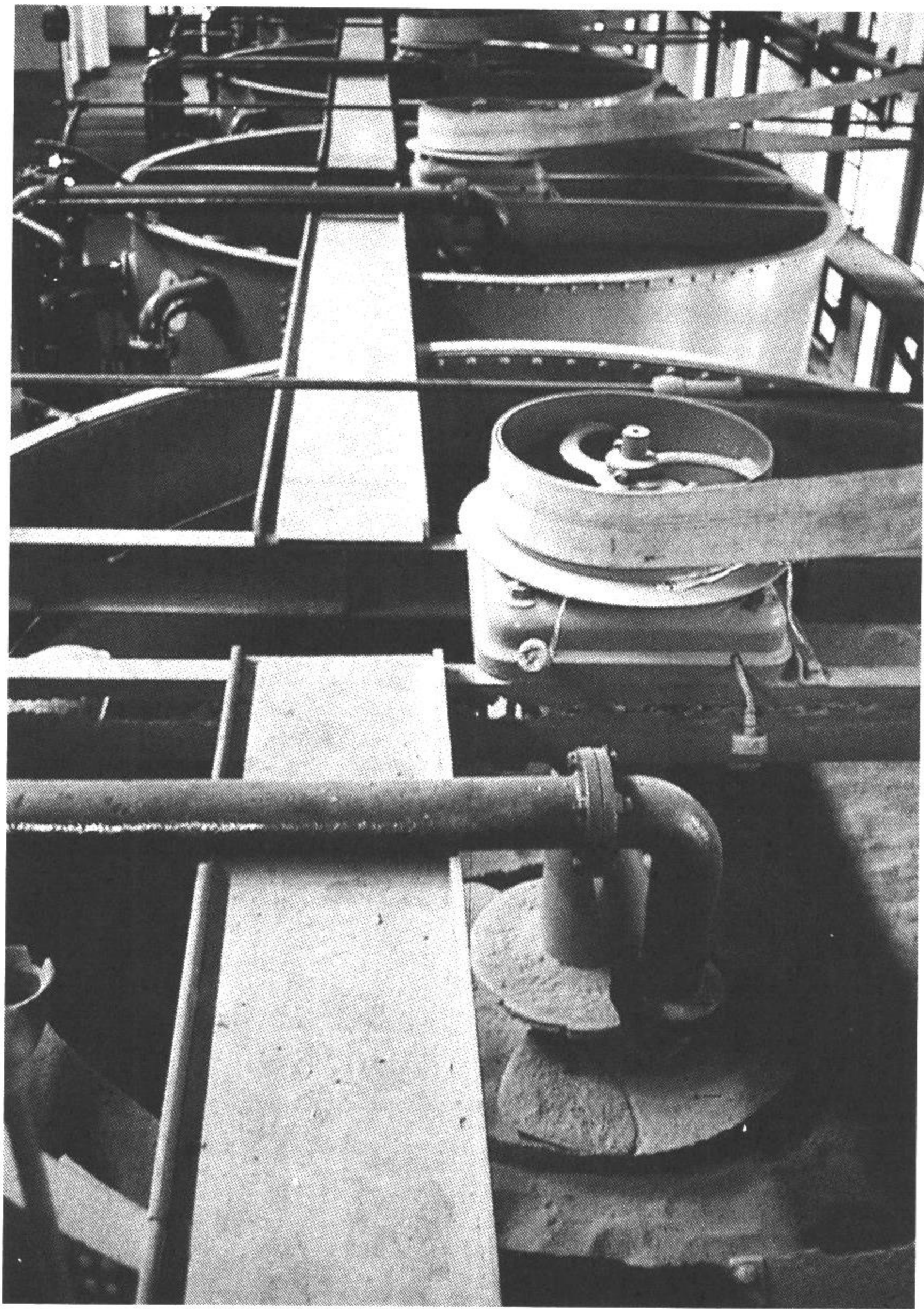
剛好在菜寮溪匯流處下方，

一道橡皮壩隨溪水起伏，右

側有玉峰堤防，菜寮溪兩岸

綠竹盎然，上溯即是蚵殼潭庄。蚵殼潭庄供奉清水祖師，清水廟前有一塊「細水長流」石碑，民國五十八年張文獻、陳東洲鑄立，紀念自來水供應到此。「細水長流」，與山仔頂淨水場僅一水之隔，蚵殼潭庄的自來水，來得還真是慢。但有「清水祖師」的保底，蚵殼潭庄的水質，想必十分清淨。

旅行到蚵殼潭庄，山間小徑伴著彎曲的曾文溪，兩旁樣仔樹林立，形成綠色隧道，風光



殊異，從沿河的「曲溪」、「二重溪」舊地名，就不難想見。二重溪與對岸後堀有一座二溪橋相通，當地人說這裡就是古渡口，橋下有座便道，溪水汨汨地流著，曾文溪至此，變得十分依人。二溪橋旁有吊橋石墩遺址，據說是台南縣長楊寶發所築。

出後堀之後，連上東西向快速道路，由頭社到鳴頭入玉井，山巒起伏，自古即是一條古道，國分直一還曾在此

採訪，寫下《烏山頭與曾文溪》的遊記。據國分直一的觀察，這裡先住民的遺蹟很多，窮山深林，噍吧哖事件，義人也曾逃匿於此。

東西向快速道路近年才完成，貼著山巒

◆菜寮溪匯入曾文溪河段，溪旁竹林垂蔭，令遊人心生寧靜。（吳茂成攝）



起伏，跨越曾文溪處，惡地形峭壁有如鏡屏，橋下有處大匏崙，曾文溪與惡地形之間隔著段丘台地，菅芒風谷地吹，十分清涼。台地上有翠竹、人家、雞鳴，溪水青潭，釣客愛在這裡閒談，有如荒山桃源。

「桃源」總是在山窮水盡之處。緣溪行，忘路之遠近，想起這裡已距海口數十公里，美麗的曾文夕陽已斜，正映著蚵棚，染紅河面。

暮靄沉沉，水天平闊，落日當中。紅澄澄的氣象，竟有如菩薩的慈眼。

「曾文晚照」！

曾文溪，處處皆美。



### 作者簡介

吳茂成，一九六六年生於台南市，一九八九年畢業於世界新專廣播電視科，在校期間即曾擔任學生刊物《翠谷》雜誌（前身為《奔流》雜誌）總編輯。退伍後，曾任民眾日報、台灣時報記者，現任中華日報編輯。著有《台灣妝佛工藝本土化先驅——府城妝佛發展簡史》（自印本，原載於《台南文化》四十期、四十二期）。近年來從事地方文史調查報導，積極將府城文獻前輩盧嘉興等人的豐碩文史研究與田野調查成果，應用於社區營造，例如位在嘉南大圳北岸的安東庭園社區即為一例。